

鲁迅杂文

全

编

上

王得后 编

李庆西 注

名家权威注解 插图典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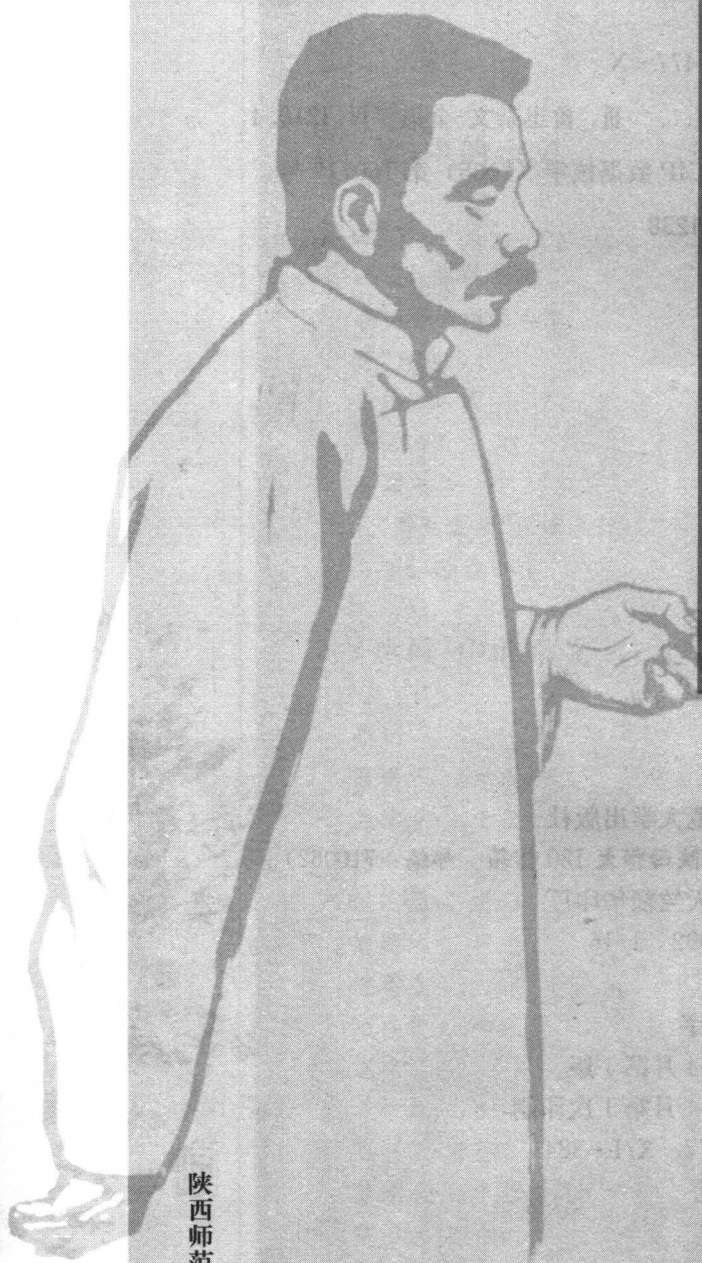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迅杂文全编

上

王得后◎编

李庆西◎注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导 言

这本《鲁迅杂文全编》是把现存全部鲁迅著作中的“杂文”选出来,仍按鲁迅生前编辑的集子——他没有编辑的就按年月编排成书的。

那么,根据什么标准来断定哪一篇是“杂文”,哪一篇不是杂文呢?说起来几乎是谁都知道,彼此心领神会,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一追问“为什么”,坦白说,连编者我也紧张得很,没有十分把握。学问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似乎人人都心里明白的问题,毫无疑问的问题,一追究起来就可能出问题了:不知道如何说好,不用说下定义,就是三言两语把意见说清楚也很不容易。

就我个人来说,这个问题,最早是199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李庆西先生提出来的。他是一位思想敏锐、富有创意的作家和出版家。那个时候他就立意策划出版一套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分类文章的“全编”系列丛书。他邀约钱理群学兄和我来编鲁迅的“散文全编”和“杂文全编”。我们俩都偏爱鲁迅,以鲁迅为立身的专业,庆西先生又是有十年交情的朋友,就答应了。真编起来,发现很难措手。几经切磋、推敲,编出来了;也在1993年初出版了。当时,我们俩确实心怀抛砖引玉的期望,希望得到前辈和同辈,以及青年同行和读者的指教,逐步完善对于鲁迅“杂文”的分类。固然,鲁迅凡所涉及的文类,都有杰出的创造,但,他最大的名声在杂文,也是不争的民意和舆论。他的杂文又开一代风气,影响巨大而又深远。他自己因杂文而备受攻击和诟病,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他的“死症”,经常有人劝他不要写杂文,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而追随他创作杂文的作家,有多少因此而遭灾受难,家破人亡,乃至付出生命,迄今没有统计,也无从统计。因此,研究鲁迅杂文和“杂文”这一文体的性质、特点、作用,是后死者的我们俩理应承担的道义。

那么,什么是杂文呢?平常介绍鲁迅的著作的时候,都是说有小说,散文诗,回忆散文,学说专著,和十六本杂文集。其实,鲁迅用“杂文”命名的集子只有三本,在第二本《且介亭杂文》的《序言》里,他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说的却不是“文体”的分类名称;而是许多种文体的混合编在一起的名称,因为它“杂”,叫它做“杂文”。鲁迅所编辑的集子,大都取的这个意思。如“集杂文而名之曰《坟》”;《二心集·序言》说:“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伪自由书》中都

有这样的说明。我们平常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对于严格意义的“杂文”,即具有文体意义的说明,也有三处,一是一九三〇年,鲁迅在《自传》里的说法:“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起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二是,一九三二年他在《鲁迅著译书目》中列举的:“一九二五年《热风》(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评。印行所同上。)……《华盖集》(短评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华盖集续编》(短评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一九二七年《坟》(一九〇七至二五年的论文及随笔。未名社印行。今版被抵押,不能印。)……《而已集》(短评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三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又一份《自传》中说的:“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可见,“短评”是鲁迅对自己“杂文”的一个正规的说法吧?

就文体说,鲁迅认为“杂文”就是“短评”。“短评”固然在短,但短是相对的,尽管大都在一两千字;而要件在“批评”。“杂文”一定有所“批评”。这就是“杂文”的性质;也是我们俩尝试认定“杂文”的标准。

“批评”出于“不满”。“不满”出于现实固有的缺陷,“不满”也出于生命追求完善的天性,是生命的内在力量。因之,“杂文”是否定性的;鲁迅主要用杂文表达他的思想,鲁迅思想的根本特征是否定性的。鲁迅思想的否定性出于他“立人”并由此而革新中国的理想,是以有所肯定为背景的。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有三类破坏者:一是寇盗式的破坏者,他们留下的是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二是奴才式的破坏者,他们留下的也只能是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三是革新的破坏者,他们内心有理想的光,他们的破坏者是为了建设,也有所建设。鲁迅的杂文中常常有文字精炼内涵精辟的“炼语”,读来令人拍案叫绝,过目不忘;是对于我国新文化的坚实而深厚的建设。认为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人,是既对于鲁迅杂文这一特质视而不见,或心怀成见而被遮蔽,甚至因思想、志向不同而与之对立,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结果;也在对于鲁迅一生所作的文化工作有辑校古籍与石刻、翻译和创作三个方面未能公允观察。鲁迅杂文是革新家的杂文,思想家的杂文。鲁迅思想之所以葆有青春,是它符合我国“人”和“社会”的现实的深层特征,是它符合生命的天性。鲁迅指出“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觉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这,正是对现实的既客观又理性的认识,正是对生命追求完善的力量体的体认。然而,权力掩盖现实的缺陷,

并扭曲乃至力图抹杀生命的这一天性。这迫使“杂文”产生变奏：隐蔽，曲折，讽刺，反讽，话里有话，带着被压迫者的愤懑，有时难免的偏激。

“杂文”既然是批评，批评就必须中肯，必须尖锐，钝刀子割肉不是批评。所以鲁迅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匕首和投枪”的比喻，一直引起很大的争议，其中包括误解。一是对于“斗争”的争议。“文化大革命”以后，更把鲁迅归入“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一流。实际上鲁迅和它是根本对立的。请看鲁迅两段说明：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文艺与革命》）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我和〈语丝〉的始终》）

还有一种是有意无意地混淆鲁迅的“批评”和“骂”的界限与性质。鲁迅说得很清楚：“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漫骂》）汇总鲁迅全部所谓“骂”人的名词，回到当年的历史环境中，看看被“骂”的人所取的“立场”、“态度”和言论作为，是不是契合呢？

鲁迅的“杂文”批评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他所关注和所取的材料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用他的话说，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十七》）但重点在对于帮闲文人和“二丑”本领的批评。他指出“帮闲，在最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帮闲法发隐》）“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

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二丑艺术》）有人五人六的鲁迅研究者常常用他也曾“指出他公子的缺点”的一面为自己的帮闲辩护，正是读了鲁迅而从中“袭用”二丑本领的“老谱”。如果他不研究鲁迅，人们也许难以识破吧？不过也很难说。鲁迅毕竟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作家。鲁迅，还有一个难以企及的地方，是他对于国民党统治者的政策和手段的批评。近二十年来，无论是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不少人或忘记，或不知道国民党的历史和历史地看待国民党以及为国民党帮忙的知识者，用今天的“眼光”来否定鲁迅的思路和道路，而赞美帮忙也是帮凶的一群。自然，人各有志。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的社会，无论治世还是乱世，人们处世的立场、态度是各种各样的。聪明如诸葛亮，不也有过“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日子么？至于立志争做“王者师”，正是儒家的“立功、立德、立言”的最高人生理想，是儒家的家规家法。就是被封为道家祖师的老子，也是为“圣人之治”立言的。知人必得论世，并且统观全人，而不以一枝一节盖棺论定，才是平实的做法。

鲁迅“杂文”的题材是广泛的。但他每有所作，自“夏三虫”而至于“皇帝”，他都把眼光的焦点对准人心、人情和人性。无论是掀掉“屠伯”所披的“羊皮”，揭开掩盖“马脚”的麒麟皮，还是拉大旗作为“革命”的虎皮，以及被压迫者的“卑怯”、“贪婪”和“眼光不远”，他都直指“人”的灵魂。鲁迅和孔子不同：孔子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把女性视同小人，以尊尊长长的服从做根基，来为权势者设计治国的方法；而鲁迅把人分为主子和奴隶和奴才，女性和男性平等，以“自他两利”做根基，来为奴隶反抗同族和异族的压迫、屠戮、奴隶、敲掠、刑辱，解放自己，获得人的价格，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设计求生之道。他明确指出：“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北京通信》）他晚年看到被迫自杀的现象，又再次指出：“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

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使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可见，鲁迅杂文是鲁迅切身的生命体验并与中国人的生命病态的肉搏，是鲁迅“立人”的理想对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的病苦的揭示、解剖和救治。鲁迅“杂文”是对现代中国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地位、状况、行为规范、性质、人情世故和社会心理的精确描绘和抨击。鲁迅“杂文”是一部迄今无与伦比的中国民情和民心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的一部“人史”。我看鲁迅“杂文”是光彩照人的。他说：“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至六》）我们必须懂得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地方，我们才能懂得他所说的：“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才能懂得鲁迅灵魂深处对于我们中国人和全人类的大爱。

现在，依编者的看法，把鲁迅“杂文”全部选编在这里了。上述种种看法，是否接近鲁迅“杂文”的实际，敬请读者复核。也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王得后

二〇〇五年九月七日

目 录

导言	1
----	---

《坟》中的杂文

题记	2
论雷峰塔的倒掉	5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8
论“他妈的!”	12
论睁了眼看	16
坚壁清野主义	20
寡妇主义	24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8
写在《坟》后面	35

《热风》中的杂文

题记	40
随感录·二十五	43
随感录·三十三	45
随感录·三十五	50
随感录·三十六	52
随感录·三十七	53
随感录·三十八	55
随感录·三十九	58
随感录·四十	60
随感录·四十一	62
随感录·四十二	64
随感录·四十三	66
随感录·四十六	68

随感录·四十七	70
随感录·四十八	71
随感录·四十九	73
随感录·五十三	75
随感录·五十四	77
五十六 “来了”	79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81
五十八 人心很古	82
五十九 “圣武”	84
六十一 不满	87
六十二 恨恨而死	89
六十三 “与幼者”	91
六十四 有无相通	93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95
六十六 生命的路	97
事实胜于雄辩	98
估《学衡》	99
“以震其艰深”	102
所谓“国学”	104
儿歌的“反动”	106
“一是之学说”	108
不懂的音译	111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114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16
即小见大	119
望勿“纠正”	121

《华盖集》中的杂文

题记	124
咬文嚼字(一至二)	127
青年必读书	129
忽然想到(一至四)	130
论辩的魂灵	134

牺牲谟	136
夏三虫	140
忽然想到(五至六)	142
杂感	146
北京通信	148
导师	151
长城	153
忽然想到(七至九)	154
并非闲话	158
我的“籍”和“系”	161
咬文嚼字(三)	164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166
补白	172
答KS君	178
“碰壁”之余	181
并非闲话(二)	185
十四年的“读经”	188
评心雕龙	192
这个与那个	195
并非闲话(三)	201
我观北大	205
碎话	207
“公理”的把戏	210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215
后记	218

《华盖集续编》中的杂文

小引	222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223
有趣的消息	228
学界的三魂	233
古书与白话	237
一点比喻	239

不是信	242
我还不能“带住”	252
无花的蔷薇	255
无花的蔷薇之二	259
“死地”	262
可惨与可笑	264
空谈	266
如此“讨赤”	269
无花的蔷薇之三	271
新的蔷薇	274
再来一次	277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280
马上日记	283
马上支日记	290
马上日记之二	302

《而已集》中的杂文

题辞	308
黄花节的杂感	309
略论中国人的脸	311
答有恒先生	314
反“漫谈”	318
忧“天乳”	321
革“首领”	323
谈“激烈”	326
扣丝杂感	330
“公理”之所在	335
可恶罪	337
“意表之外”	339
新时代的放债法	341
小杂感	343
革命文学	347
卢梭和胃口	349

文学和出汗	352
文艺和革命	354
拟豫言	356

《三闲集》中的杂文

序言	360
匪笔三篇	364
某笔两篇	367
“醉眼”中的朦胧	369
扁	375
路	376
头	378
太平歌诀	380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382
革命咖啡店	386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389
“皇汉医学”	391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393
流氓的变迁	396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399
书籍和财色	401

《二心集》中的杂文

序言	404
习惯与改革	407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409
我们要批评家	412
“好政府主义”	415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417
沉滓的泛起	419
以脚报国	422
唐朝的钉梢	424

新的“女将”	426
宣传与做戏	429
知难行难	431
几条“顺”的翻译	433
风马牛	436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438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440
“智识劳动者”万岁	443
“友邦惊诧”论	445

《南腔北调集》中的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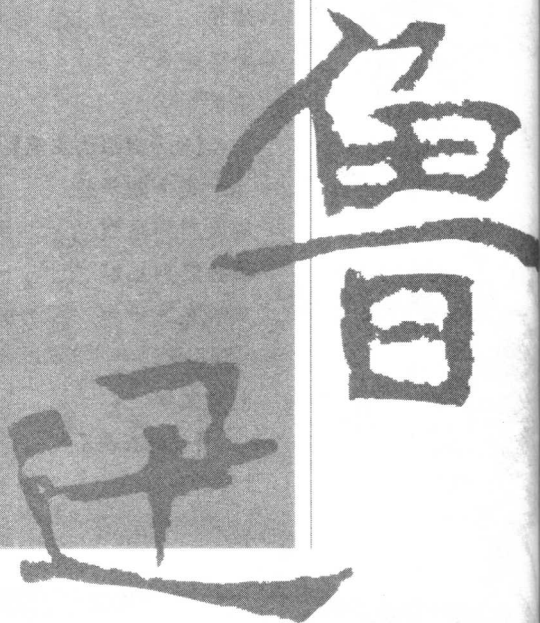
题记	448
“非所计也”	451
我们不再受骗了	453
论“第三种人”	456
“连环图画”辩护	460
听说梦	464
论“赴难”和“逃难”	467
学生和玉佛	470
谁的矛盾	472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474
谈金圣叹	478
又论“第三种人”	480
经验	484
谚语	486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488
沙	490
祝《涛声》	492
上海的少女	494
上海的儿童	496
“论语一年”	498
小品文的危机	502

九一八	505
偶成	509
漫与	511
世故三昧	514
谣言世家	517
关于妇女解放	519
火	521
论翻印木刻	523
作文秘诀	526
捣鬼心传	529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531

《伪自由书》中的杂文

前记	534
观斗	537
逃的辩护	539
崇实	541
电的利弊	543
航空救国三愿	545
不通两种	547
【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	548
赌咒	550
战略关系	551
颂萧	553
【也不佩服大主笔】：前文的案语(乐雯)	554
对于战争的祈祷	556
从讽刺到幽默	558
从幽默到正经	560
文学上的折扣	562
“光明所到……”	564
止哭文学	566
【但到底是不行的】：这叫作愈出愈奇	567
“人话”	569

文人无文	571
【乘凉】:两误一不同	572
现代史	574
推背图	576
《杀错了人》异议	578
中国人的生命圈	580
“以夷制夷”	582
【跳踉】:“以华制华”(李家作)	583
【摇摆】:过而能改(傅红蓼)	584
【只要几句】:案语(家干)	585
言论自由的界限	587
文章与题目	589
新药	591
“多难之月”	593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595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597
王化	599
天上地下	602
保留	604
“有名无实”的反驳	606
不求甚解	608
后记	610



《坟》中的杂文

题 记

◆ 鲁 / 迅 / 杂 / 文 / 全 / 编 ◆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①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②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③,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

鲁
迅